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斬鬼傳 第二回 訴根由兩神共憤 逞豪強三鬼齊謔

詞曰：謾說子雲才，無見幫扶志已灰，彈鋏田文何處去，哀哀說道傷心淚滿腮。  
冷眼怕睜開，滿目難看似插柴。幸有寬皮裝了去，談談搗大欺人為甚來。

右調《南鄉子》

話說鍾馗，跟著蝙蝠，領著陰兵，浩浩蕩蕩早已到了陽間。其時正是三春時候，大家都化做人形，一路桃紅柳綠，碧水青山。遠遠看見綠柳灣裏，顯出一座古寺，那蝙蝠早已飛向前去了。鍾馗道：“俺們不免到那寺裏歇息歇息再走，如何？”咸、富齊聲應諾。漸漸走近前來，祇見寺門上懸著一面匾額，上寫著“稀奇寺”三個大字，裏面怎生修蓋？但見：

琉璃瓦光如碧玉，朱漆柱潤若丹砂。白雲臺基，打磨的光光滑滑，綠油斗拱，妝畫的整整齊齊。頭門下斜歪著兩個金剛，咬著牙，睜著眼，威風凜凜。二門裏端坐著四大天王，托著塔，拿著傘，懷抱琵琶，拿著劍，像貌堂堂。左一帶南海觀音，率領著十八羅漢。右一帶地藏尊者，陪坐著十殿閻君。三尊古佛，蓮臺上垂眉落眼。兩位伽藍，香案後拱手瞻依。更有那彌勒佛，張著口，呵呵大笑。還有那立韋馱，捧著杵默默無言。老和尚故意欺人常打坐，小沙彌無心念佛害相思。

鍾馗等走入寺中，知客迎著問道：“尊官是何處貴人來遊敝寺？”鍾馗道：“俺路過到此，因見上刹莊嚴，故來瞻仰。”知客遂引著鍾馗拜了佛祖，參了菩薩，又引至後殿，謁了彌勒大佛。隨喜了一會，纔請入方丈。待茶以畢，知客道：“老爺到此，本該恭備齋饌。祇因新來了一個火頭，懶惰異常，齋饌不能速辦，是以猶豫不決。”鍾馗道：“咱家從不吃素，你祇替俺買些肉來，打些酒來便了。”知客一見如此說，祇得忙去買了幾塊熟肉，打了幾瓶酒，送到方丈。這鍾馗挽著袍袖，用劍將肉割的粉碎，撩起長鬚，露出一張大嘴，如狼吞虎咽的一般，一面吃肉一面飲酒。咸、富二人相陪吃了。霎時間風卷殘雲，杯盤狼藉。

鍾馗歇了歇，方問咸、富二神說道：“前者閻君處走的慌速，不曾細問二人根由。一路上又貪走路，此時閑暇，二神何不細講一番。咱家也得個明白。”這咸淵嘆口氣道：“俺本是一介寒儒，上無父母，下無兄弟，孤苦零仃，終日祇是吟詩作賦。本不想此時與彼時不同，吟下盈千累萬，卻做不得衣裳，御不得寒冷。此賦與彼富相懸，作下滿案盈箱，卻立不得產業，當不得家伙。每日咽喉似海，活計全無。看看的窮到底，待要投親戚，那親戚不能憐我，而反笑我；欲靠朋友，那朋友不能助我，而反躲我。家中妻子交滴無已。因此俺撇了桑梓，四海遊遊。怎奈他鄉與故土一般，那風流的嫌俺迂疏，糟腐的嫌我狂蕩。後來遊至都門，頗為知章賀老先生賞識，那年正當大比，蒙賀老先生取為探花及第，不想宰相楊國忠要拿他兒子做狀元，賀老先生嫌他文字不通，不肯取他。楊國忠上了一本，說賀老先生朋比為奸，閱卷不明。朝廷就把賀老先生罷職，將俺也革退。俺半生流落，方得知遇，又成畫餅，命薄如紙，活他何益？因此氣憤不過，一頭撞死。閻君憐俺無辜，正欲仰奏天庭，恰值主公索輔。俺今輔佐主公，亦可謂得見天日矣。”說罷，號啕痛哭。鍾馗道：“苦哉，苦哉！遭際與俺無異。俺今日全拜你為行軍司馬，待功成之後，奏知上帝，那時再討封爵如何？”咸淵含淚拜謝。祇見那富曲早已在那裏落下淚來，鍾馗道：“據此光景，想你的來歷，也是艱難的了。”那富曲揩了揩淚，說道：“俺本是將門之子，自幼愛習弓馬，頗有百步穿楊之技，怎奈時乖運蹇，屢舉不第。後來投了哥舒翰。那年吐蕃作亂，哥舒翰令安祿山征討，使俺後軍。安祿山失了機，陷入賊陣，是俺奮不顧身將他救出。哥舒翰要斬他，他求了楊娘娘的情面，向明皇說道：“主將敗陣，皆偏裨不用力之過。遂將俺斬了。這段奇冤，無處申訴。今日得遇主公，或可借此以泄胸中之憤也。”鍾馗道：“可憐，可憐！俺拜咸富為行軍司馬，今拜你為開路先鋒如何？”富曲倒身下拜，謝畢坐下。兩神又問鍾馗始末，鍾馗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二神不勝嘆息。正是：

愁人莫向愁人說，說起愁來愁殺人。

鍾馗就在這寺中宿了一晚。次日起來，正欲整動陰兵向前面走，祇見一個小沙彌，慌慌張張，拿著一個紅帖子往殿直跑，鍾馗叫住道：“是甚麼帖子，拿來俺看。”那小沙彌遞將過來，鍾馗一看，上寫著是“年家眷侍教生獨我尊頓首拜”。鍾馗道：“此人來拜誰？”小沙彌道：“我問他來，他說要拜後殿彌勒古佛。”鍾馗笑道：“豈有此理！彌勒古佛豈是傳帖人拜得的麼？”小沙彌道：“老爺不信，他如今就要進來，老爺不信，問他端的，便知其詳。”鍾馗於是閃在一旁等候。祇見果有一人進來。鍾馗看時怎模樣，但見：兩道揚眉，一雙瞪眼。兩道揚眉，幾生頭頂心邊；一雙瞪眼，竟在眉棱骨上。談笑時，面上有天；交接處，眼底無物。手舞足蹈，恍然六合內任彼崢嶸。滿心快意，儼然四海之外容他不下。戴一頂風頭冠，居然是尊其瞻視。穿一件蛇蚤皮，正算的設其衣裳。兩個小童，不住的高呼大喝。一匹瘦馬，那裏肯慢走緩行。正是：貓兒得意歡如虎，蟋蟀裝腔勝似龍。

原來此人一生好搗大，今日來此，原是要搗騙大和尚，不料正好撞著鍾馗。鍾馗看他舉動，又看他裝束，勃然大怒，提起劍來劈面就砍，說道：“我把你這一字不通，謾斷腸子的奴才，竟敢大膽欺人。”那人在一旁呵呵大笑，道：“你是那裏來的野人，敢與俺作對？你且說俺如何不通，怎麼欺人？若說的是便罷，稍有不是處，和你決不乾休。”鍾馗道：“且不要說你的衣冠僭佞，舉止輕狂。這尊彌勒古佛是何等尊重，你就敢寫個年家眷侍教生帖拜他，豈不是不通文達理、謙恭自處麼？”那人道：“你且不要佯怒。若說起俺的根由，祇怕有俺坐處，並沒你站處，這彌勒古佛，俺當初與他同山修道，一洞誦經。後來他便做了西方尊者，俺便做了南瞻洲。上管天，下管地，其尊無二，掌天立地大將軍，三官大帝見了俺，尚稱晚生。十殿閻君見了俺，自稱卑職。至於二十八宿、九曜星官以及四瀆、五嶽龍王等眾，益發不敢正眼視俺。俺如今與他這個侍教生帖子，祇因他是個和尚，不好寫眷第，且又下個數字，這還是謙而又謙，何為不通？何為欺人？”鍾馗聽了他許多荒唐言語，也就定不住他是何等樣人，又恐怕他果有些本領，心中躊躇一會，祇得說道：“俺也不管你這些來歷，祇是無兵無將，俺若殺了你，顯的俺欺你孤身。你且去領些兵來，和俺交鋒。”那人呵呵大笑，道：“也罷，也罷。俺且讓你，俺再來拿你不遲。”說畢，竟腳不踏地，從半空中去了。

鍾馗對咸、富二神道：“看他這去法，祇怕他果有甚麼神通也未可知。”咸淵道：“不然，其間有許多可疑處。”富曲道：“有何可疑處？”咸淵道：“他拜彌勒古佛，彌勒古佛是一尊泥像，不能動容周旋，何用拜的？此其可疑者一也；他說他是掌天立地大將軍，以人爵論，《縉紳》上，並無此等官爵，《幽怪錄》上亦無此等神號。此其可疑者二也；他又說三官稱晚生，閻君稱卑職，其位可謂尊之極矣，就該有儀衛侍從，獲法諸神，怎麼止一匹瘦馬、兩個小童而已。此其可疑者三也。有此三疑，此人必有些難憑處。”鍾馗道：“司馬所見甚是。俺如今待要尋的他去，將他斬了，又恐他果有些來歷，俺便干犯天條。待要不斬，又恐他將來作禍，如之奈何？”咸淵道：“這也易處。俺如今扮作草澤醫人，前去訪問，必有人知他根由。訪問的實，誅他未遲。”鍾馗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咸淵於是戴了一頂高頭方巾，穿了一件水合道袍，束了一條黃絲條子，換了兩隻豬嘴鞋兒，肩上背了藥囊，手中拿了虎撐，別了鍾馗，信步而去。走數里遠近，祇見前面一溪流水，數株垂楊，下邊一座小橋，橋上砌著石欄，著實清雅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清水無塵映夕陽，東風拖出柳絲長。

閑來獨向橋頭坐，不羨兒家彩漆床。

這咸淵正走得困倦，遂在橋上坐下，消受些輕風飄逸綠水瀦洄的光景。忽有一個白髮老者，走上橋來，將咸淵相了兩相，拱了拱手，道：“足下莫非善歧黃之術麼？”咸淵道：“公公問俺怎麼？”那老者道：“老漢姓通名風，號仙根，就是這村中人。今年七十一歲，並無子嗣，祇有一女。不知怎麼近日祇見發寒潮熱，自言自語，倒像著了魔的。敢屈先生一診，何如？”這咸淵正要問他消息，遂滿口應允，隨著通風一步一步走入村來。但見：

幾間茅屋，一帶土牆。扇車旁，金雞覓粒。崖頭上，白犬看門。南瓜葫蘆，竟當作銅爐擺設。棗牌

谷穗，權存作古畫遮牆。牛圈裏，兩個鈴鐺鳴徹夜。樹林中，幾群鳥鴉鬧斜陽。還有那村姬面黑偏搽粉，老婦頭蓬愛戴花。

那通風將咸淵引到他女兒房中，咸淵也不暇看他女兒容貌，祇顧低著頭假診脈息。診了一會，假說道：“令愛果有些邪氣，藥也無益。現今你這裏有個掌天立地大將軍，神通廣大，何不請他來遣遣妖氣，何煩俺醫人調理？”通風道：“俺這裏並無甚麼掌天立地大將軍，先生莫非記錯了？”咸淵道：“俺親眼見過，怎錯記了。”通風道：“見他模樣怎生？怎生打扮，說來俺聽。”咸淵遂將如何拜佛，如何面貌，如何穿戴，一一說了。通風笑道：“原來是此搗大鬼。”咸淵道：“怎麼是搗大鬼？”通風道：“此人名為搗大鬼，他就是孟子所說的那個齊人的後代。他也有妻有妾，因他妻子看破了他的行藏，不以良人待他，他就棄了妻，帶了妾，來到俺這裏。初來時，憑著他那搗大的伎倆，致使人人尊重，個個仰扳，後漸漸露出本像。所以俺這村中人如今都不理他，他又到遠處地方，嚇斥過往的客人，或騙些財物或誑圖些酒食。是你們正氣，不曾入他圈套，他何嘗是甚麼大將軍！”咸淵道：“他既是這等樣，他戴的紫金冠，穿的白花袍，一定有個話說了。”通風道：“他那穿戴，說來一發可笑。前者敵村賽社，要扮三關戰呂布的故事，向戲班賃了些衣服。及至賽完，要還戲班，中不見了這頂紫金冠。明知是他匿起，他抵死不肯承認，祇得社內賠了。他瞞過敵村，便戴在頭上搗大。那一件白花袍，是他前日纔向俺當舖裏借去的，今日正要去討。但不知他那匹瘦腰馬、兩小童又是何處騙來的？他祇在搗大，不想他那妾，今早在家已是餓死了。”

咸淵聽了這一席話，已明白了那搗大鬼的底細，遂對通風道：“老人家，俺對你實說了吧，這搗大鬼往稀奇寺拜彌勒古佛時，寺中正有一位鍾老爺是奉命斬鬼的，俺就是鍾老爺的輔佐。鍾老爺見他輕狂，就要斬他，被他一篇大話脫身去了，俺如今還要斬他去。老人家，你既知他的伎倆，便求你授俺個破他的法子。”通風道：“破他的法子就要在他身上取。他搗大怪了，決不肯善罷，定要糾合些伙伴來與鍾老爺作敵。等你交鋒之際，老漢去站在高處，高聲報與他妾死之信，就問他索討那件衣服，將他根子拋出來，他自然氣餒，你們擒他便不難了。不是老漢刻薄，實欲為敵村除此一害。”咸淵聽了大喜。於是背了藥囊，拿了虎撐，別了通風，又叮囑道：“臨時務必早來。”一頭走，一頭笑，直笑進稀奇寺來。鍾道：“為何這等大笑？想是探的事情明白了麼。”咸淵笑著說道：“待小將細稟。”於是將怎麼遇著通風，怎麼看病，怎麼說起搗大鬼，怎麼匿起紫金冠，怎麼借衣服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鍾道與富曲都忍笑不住。

正在笑說之際，那搗大鬼引著一伙鬼兵，踊躍而來，在寺前叫罵。鍾道聞之大怒，出了寺門，排開陣勢。左有咸淵，右有富曲，並立旗門之下。鍾道伏劍喝道：“那來者莫非搗大鬼乎？”搗大鬼聞言吃了一驚，暗暗的道：“他怎麼也知俺的大號。”祇因勉強答道：“此不過是孤家一混名，何勞汝稱。汝有甚本事，敢與孤家大戰三百合。”鍾道並不回答，摧開白澤，舞著寶劍，飛也似殺將過來。那搗大鬼使一口遮天暈日刀接住。兩個一來一往，戰夠五十回合，不分勝負。

搗大鬼正在酣戰之際，忽聽高聲大叫，道：“搗大鬼，你借的俺當舖裏白花袍一件，這幾日還不還俺，卻穿著在此廝殺，快些脫下來吧。”搗大鬼聞言，知是通風老人，佯裝不理，與鍾道又戰，這通風又叫道：“搗大鬼，這衣服事小，有一個兇信報你知道，你家如夫人今早已餓死了。等你去騙個棺木裝他。”那搗大鬼見把他履歷一一都被通風念出，便不覺的骨軟筋麻，口呆目瞪，早有富曲一騎馬刺斜裏飛來，搗大鬼措手不及，被富曲活捉去了。眾鬼兵一哄而散。通風見拿了搗大鬼，欣然而去。鍾道得勝回寺。富曲縛過搗大鬼來，鍾道：“你今被俺拿住，又有何說？”搗大鬼道：“不過是俺娘娘駕崩了，老爺心上悶鬱，被你拿住。”鍾道：“俺體上帝好生之心，不忍殺你。”於是將他眼睛用劍剗去，竟生吃了。命松了綁，推出寺門，饒他去罷。那搗大鬼得了命，祇得瞎摸瞎揣得去了。原來他還有兩個結義兄弟，一個喚做挖渣鬼，一個喚做寒磣鬼，自幼與他情投意合，聲氣相符。當日挖渣鬼同寒磣鬼正在一塊不老石上坐著，閑談些捉風捕影的話，忽見搗大鬼摸揣將來，驚問道：“兄長為何如此光景？”搗大鬼聽著是他二人聲音，說道：“不消提起，你老哥終日家搗大，今日搗披了。遇著甚麼鍾道，將俺拿住，把眼珠竟剗的吃了。虧你老哥有些本事，還不曾被他殺掉。二位賢弟何不與兄報仇。”隨又長嘆了一聲，說道：“俺面上少了兩隻眼睛，家下又死了你家娘子，教俺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。”說到傷心之處，三人共哭，流下四行淚來。挖渣鬼道：“俺三人結義以來，無論天地鬼神，宰相官員，也都要看照俺幾分。甚麼鍾道，敢這樣欺心膽大。兄長不消怕他，要的俺兄弟做甚？他要打就和他打，他要告就和他告。驢羊胡吃柳葉，俺就不信這羊會上樹。”寒磣鬼道：“二哥說的是，你兄弟也有些本事，怕他怎的？俺們如今就點起兵來，圍住稀奇寺，殺他個寸草不留，纔教他知俺兄弟們手段。”這搗大鬼聽見他二人出力，又壯起膽來，真個調些鬼兵，殺將稀奇寺來。怎見他三人兵勢：

三聲紙炮震地，一股磣氣冲天。裹足旗、圍裙旗，迎風飄蕩，剃頭刀、割腳刀，耀日光輝。挖渣鬼頭戴著紫絨冠，盡他得意。寒磣鬼腳踏著羅圈鏡，自覺威風。中軍帳沒眼睛，還要掖著兵書。正是：稀奇寺前排戰場，彌勒堂中有結果。

且說鍾道正與咸、富二神笑說搗大鬼故事，祇見小和尚兩腳如飛跑來報道：“老爺，不好了，禍事、禍事。”鍾道：“有何禍事？”小和尚道：“搗大鬼又調了兩個兄弟，說是甚麼挖渣鬼和寒磣鬼，領著許多兵來，將寺圍的鐵桶相似，怎麼是好？”鍾道怒道：“俺到饒他，他反來尋俺。”手提寶劍，便要出去。咸淵向前止住，道：“主公不必動怒。俺想此鬼雖然剗去眼睛，究竟廉恥未喪。待小神前去勸諭一番，教他改過自新，也是消魔一法。”鍾道道：“也罷，你試走一遭，待他不改時，俺再斬他。”咸淵於是上馬出寺，高叫：“搗大鬼上前答話。”

祇見一人飛馬上前，頭戴絨巾冠，身穿短服，手中拿著一杆白錫槍，來與咸淵見陣。你道是誰？乃挖渣鬼也。向咸淵道：“俺與你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因甚將俺兄長眼睛剗了？俺今日與你見個你死我活。”舉槍就刺。咸淵架住道：“俺且與你講正話。大凡人生在世，全以忠信廉恥為重。聖人云‘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’孟子又云：‘恥之於人，大矣。不恥，不若人，何若人？’你們這伙人，通無仁義廉恥，搗大的搗大，挖渣的挖渣，寒磣的寒磣，在你們以為得意，在人者來看實厭棄。稍有廉恥者，即當羞死，尚敢揚眉瞪眼，白晝欺人耶。”祇見挖渣鬼全無羞愧，反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汝欲學孔明罵王朗耶？古人云：識時務者呼為俊傑。你教俺老實守分，誰來揪採。像俺這等搶渣起來，呵豚的，他也肯呵豚，嗅屁的，他也肯嗅屁。你們雖養高自重，見了俺吃的，祇怕香得你鼻孔流油，見了俺穿的，祇怕看的你眼中流血，見了俺使的，祇怕想的你心上生瘡。俺們如何體統？你就敢來大膽欺心。”這一席話說的咸淵牙癢難當，祇得敗下陣來。鍾道：“為何司馬一去便回？”不知怎麼，他那裏說話，我這裏就牙癢起來，實是難當。”富曲道：“諒此輩非言詞可下，還是相戰一番，方見高低。”鍾道：“先鋒之言是也，就勞一往。”這富曲結束整齊，提刀上馬，領兵而去。

且說挖渣鬼得意回陣，愈覺威風，向寒磣鬼誇張。寒磣鬼道：“待他來時，俺也替大哥出出力。”正在矜誇之際，鬼兵來報，道：“外面有一將來了。”這寒磣鬼聽了，戴了一頂燈盞高盔，穿了付扎花鎧甲，拿了一把割腳短刀，沖出陣來。富曲問道：“來者莫非是挖渣鬼？”寒磣鬼道：“你真有眼無珠，就不看俺穿的甚麼東西，拿的甚麼物件。且不論俺的武藝高強，人才出眾，這頂盔是通身貼金的，這副甲是南京清水扎花的，這雙靴是真正股子皮造的，這口刀是折鐵點鋼細磨的，這匹馬是五十兩細絲銀子買的，你有甚本事，敢和你寒磣老爺對敵。”話猶未了，祇見富曲跌下馬來。眾陰兵急救回寺。鍾道：“先鋒為何落馬？”富曲道：“奇怪的緊，他正在浪誇之際，不知怎的將俺的筋裂的生疼，就不覺跌下馬來。”鍾道：“你們不濟，還是俺親自出去。”於是提了寶劍，跨上白澤，到了陣前，高聲索戰。

且說搗大鬼道：“二位賢弟俱有功勞，俺不免出去，再和那鍾道殺一陣如何？”二鬼齊聲道：“兄長已被他剗去眼睛，如何交戰？”搗大鬼道：“不妨、不妨。這叫做剗了眼睛不算瞎。”二鬼攔不住，祇得放他出去。鍾道見是搗大鬼出來，說道：“你已是被俺剗了眼睛，怎麼還要來瞎搗。”搗大鬼道：“孤家祇因娘娘駕崩了，一時心緒不寧，被你拿住。今調了兩個御弟，率領大將千員，雄兵百萬，尚何懼你？你若早早回去，是你的造化，若說半個不字，俺速令四大天神，將你拿住，發在閻君那裏，教你滿世不得人

身。方纔說著，鍾馗不覺一陣惡心，幾乎吐了，祇得扶病而回。咸、富二人躊躇道：“我們牙癢的牙癢，裂筋的裂筋，惡心的惡心，倘他殺進寺來，如何抵敵？”正躊躇間，祇見一個胖大和尚走進寺來，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一個光頭，兩隻肥足。一個光頭，出娘胎並未束髮。兩隻肥足，自長大從不穿鞋。吃飯時，張開大口，真個像個紅門。哂笑處，眯縫細眼，端的賽兩勾新月。肚腹朝天，膨膨脹脹，足可以撐船蕩槳。布袋拖地，圪圪瘡瘡，都是些燒餅乾糧。正是：任你富貴賢愚輩，盡在呵呵一笑中。

這和尚笑嘻嘻走進門來，向眾神道：“你們為何這等狼狽？”鍾馗道：“禪師有所不知，如今寺前來了三個鬼，與俺對敵，弄得俺三人一個牙癢，一個筋疼，一個惡心，無法勝他。”和尚道：“如此，待俺出去，三位隨俺來，看俺制他。”於是同出寺門，和尚對他兵卒道：“叫你家頭目們出來見我。”那鬼兵連忙逃進營去，稟道：“鍾馗又調了一個胖大和尚來了，要與三位大王見話。”這三個鬼道：“是甚麼胖和尚敢來見俺，俺們正喜的足肥的。”遂洋洋得意而出，向和尚道：“你是何處野僧，敢來與俺們見話。”這和尚並不理他，祇當不曾聽見一般。他們見如此模樣，拿槍就刺，用刀便砍。

祇見這和尚笑了一笑，張開大口，囫圇一聲，竟將三個鬼咽下肚去了。鍾馗驚訝道：“禪師何以有此神通。”和尚道：“你們不知，此等人與他講不得道理，論不得高低，祇以大肚皮裝了就是，何必與他一般見識。”鍾馗道：“便是這等說，裝在肚裏，未免渣滓難當。”和尚道：“貧僧自有處治。”不多時候，祇見這和尚出了一個大恭，三個鬼化作一堆臭屎了。屎畢，化陣清風而去。鍾馗道：“奇哉，奇哉，怎麼一瞬就不見了，莫非佛祖來助俺麼？”咸淵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後殿彌勒古佛，正是這模樣。”於是一齊到後殿，拜謝去了。有兩句話道的好：

三個邪魔，生前作盡千般態，  
一堆臭屎，死後不值半文錢。  
不知後來又有何鬼，再看下回分解。